

序

鍾四賓先生旅歐兩載，今載譽歸來，確是馬來亞以至於大馬來西亞藝壇值得慶賀的一件事。他返馬來亞後，藝術界的朋友們都不約而同地這麼關注着：四賓的作風，又怎樣的轉變了嗎？歐洲的藝術風氣，會給他以怎麼樣的影響？

四賓在馬來亞藝壇上，一向既是深具影響作用的卓越畫家之一，且為樹立自己學派最成功之一人（雖然他自己倒全無這意向），而過去他的作風的每一度轉變，都莫不引起藝術界的深切關注，尤其是青年一輩的畫人們，更是表示嚮往，總希望從他的新作裡，能發現一些具體表現的真理與法則。他既這樣在藝壇上達成舉足輕重的地步，而朋友們對他留歐後作品風韻的注意，自是未足為怪。因為我們正處在文化創造的時代，無論是誰，只要有關心文化的一分責任，總會以無限的熱情，來追求更真切的創造哪。

創造的藝術作品，與社會文化及時間地域，都保持有相當的關聯因素。四賓也不能例外。他每一次作風的轉變，都和他旅遊的地方，考察的對象以及其時的靈感賦有直覺的表徵，絕對不是閉門造車而以形式為自炫的。顯見的事實，是他自旅行峇厘島之後，即以改換中國繪畫為媒介，從婆羅洲達雅克族長屋回來之後，即毫不躊躇地作表現化的水墨繪，就是在不同時期的油繪作品裡，也顯示着變動的風格。他是勤於作畫而敏於感覺的畫家，自然不能長時期保持着固定的型範而自感滿足。

現在四賓決在本邦舉行其第二屆的個展，藉以公開展示其近年來的新作、當然也就是藝術界所樂於研讀的一個展覽會了：謹祝展出成功！

一九六三年九月一日 瑪戈